



GUANG DONG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屈大均全集

五

歐 初 王貴忱 主編

嶺南文化歷史文獻選輯 ●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



人民文學出版社



GUANG DONG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屈大均全集

五

歐 初 王貴忱 主編

嶺南文化歷史文獻選輯 ●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翁山易外序

屈子注《易》數十萬言，名曰《翁山易外》。外者何曰：翁山之言《易》，即為翁山之《易》，而非義、文、姬、孔之《易》，故外之。乃予翫其言，則翁山之言《易》，未嘗不內于義、文、姬、孔之《易》，而特不附乎後儒之言《易》。噫，此翁山之所以甘于外也。天地之開也，理日生而不窮，庖羲仰觀俯察，蘊涵心胸，將以宣之，而無所寄，其時六書未創，結繩不足以成章，偶觸于《河圖》而寄畫焉。蓋胸中有《易》，而寄之于《圖》，非得之于《圖》，而後成其《易》，即河不出《圖》，而觸之奇草耦禽，義亦得以成《易》，故盈天地間皆文也，則盈天地間皆《易》也。文王、周公、孔子莫非胸中有《易》，特觸于庖羲之畫而暢宣之。文非以之注義，周非以之注文，孔非以之注義、文、公旦，則謂文之《易》已外于義，周已外于文，孔已外于義、文、公旦可也。蓋天地止此一理，聖人同此真知而力行之，不求一而自無不一，此合外內之道也。後儒之言《易》，吾惑焉，惟恐文之不合于義，惟恐姬、孔之不合于文，惟恐己之言不合于義、文、姬、孔，句詮字比，以求其一，而《易》遂至于亡。嗚呼，千古聖人所行者易，而行各不同，況求其言之同哉！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湯武之征誅，比干之剖心，微、箕之受封，伯夷之餓，周、召之安富尊榮，一定而不可變，易地則皆然。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聖人胸中之真《易》，而不繫于言之異同也。翁山之《易》，自言之而自行之。惟其自行之也，故不難于自言，此非求內于《易》者之所知已矣。

戊辰陽月關中張雲翮撰于三閭書院

翁山易外自序

古者經傳各為一書，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予《易外》不載經文，蓋遵古也，亦不敢以為《易傳》，而曰外，外之者自外乎《易》也。亦取《韓詩外傳》之義，為《易》之外篇也。如夫子之《文言》，蓋文其言，以文為事，而不必其與彖、爻之旨合也，亦假《易》以寓其文者也。寓，麗也，文寓於《易》，猶日月之麗乎天，麗乎天之內天之外，皆可也。外內不離乎天，則外內亦不離乎《易》也。然予又有說焉：《易》之內，太極是也，內不可見，以外之畫之彖、爻象之，欲人從外以見內也。畫者無文之言，義之《易外》也；彖爻十翼者有文之言，文、周、孔子之《易外》也。故《易》無內也，凡有言，皆《易》之外也，故夫子曰：「予欲無言」，以凡有所言，止能言其外，不能言其內也。能言其外，故可得而聞；不能言其內，故不可得而聞也。斯旨也，惟子貢知之。夫子之文章，夫子之《易外》也，四時行百物生，夫子之《易》內也。嗟夫，《易》出于天，天有《易》，惟天能言之，人則安能言之，雖聖人亦安能言之，言則為外而已矣。為外而不能已於不言，則與其合也，不如其離也，合之以為內，即離之以為外矣。予嘗以言《詩》之餘言《易》，謂言《易》莫精於三百篇，而文王之詩尤明暢，周公蓋以作《爻辭》之餘，溢為《雅》、《頌》者也。《中庸》言《易》多以《詩》，孟氏亦然，皆離之以為外者也，是吾所以作《易外》之意也。書成為卷七十有一，藏之家，以為子若孫一家之言。

翁山易外

彭伊洛
傅靜庵
校點

目錄

翁山易外

卷一 乾	一	卷十三 同人	一三一
卷二 坤	四〇	卷十四 大有	一三五
卷三 屯	五八	卷十五 謙	一四二
卷四 蒙	七四	卷十六 豫	一五二
卷五 需	八三	卷十七 隨	一六二
卷六 訟	九〇	卷十八 蠱	一六七
卷七 師	九四	卷十九 臨	一七三
卷八 比	九九	卷二十 觀	一七八
卷九 小畜	一〇四	卷二十一 噬嗑	一八五
卷十 履	一一二	卷二十二 賁	一八九
卷十一 泰	一一八	卷二十三 剝	一九五
卷十二 否	一二六	卷二十四 復	二〇四
			卷二十五 无妄	二一九
			卷二十六 大畜	二二五
			卷二十七 頤	二三一
			卷二十八 大過	二三八

卷二十九	坎	二四六	卷四十六	升	三七八
卷三十	離	二五三	卷四十七	困	三八二
卷三十一	咸	二六一	卷四十八	井	三九〇
卷三十二	恒	二七六	卷四十九	革	三九六
卷三十三	遯	二九〇	卷五十	鼎	四〇二
卷三十四	大壯	二九五	卷五十一	震	四〇九
卷三十五	晉	三〇二	卷五十二	艮	四一五
卷三十六	明夷	三〇八	卷五十三	漸	四二二
卷三十七	家人	三一三	卷五十四	歸妹	四二九
卷三十八	睽	三二一	卷五十五	豐	四四〇
卷三十九	蹇	三二七	卷五十六	旅	四四七
卷四十	解	三三二	卷五十七	巽	四五一
卷四十一	損	三三七	卷五十八	兌	四五五
卷四十二	益	三四五	卷五十九	渙	四五九
卷四十三	夬	三五一	卷六十	節	四六五
卷四十四	姤	三五九	卷六十一	中孚	四七四
卷四十五	萃	三七二	卷六十二	小過	四八二

卷六十三	既濟	四八八
卷六十四	未濟	四九二
卷六十五	繫辭上傳一	五〇〇
卷六十六	繫辭上傳二	五一六
卷六十七	繫辭下傳一	五三八

卷六十八	繫辭下傳二	五五〇
卷六十九	說卦傳	五五七
卷七十	序卦傳	五七九
卷七十一	雜卦傳	五八二

翁山易外卷一

三三三 乾

凡卦六畫，以三為體，三為用，乾六畫皆奇，純剛之象，惟天與聖人足以當之，體用皆備，而其道變化於六子，六子之道則變化於乾。乾不可見，見於四德。太歲不可見，見於四時。四時以四德為體，四德以四時為用。元亨，乾之動也，天之道也；利貞，乾之靜也，地之道也。元亨必通於利貞，利貞必復於元亨，蓋天之道必通於地，地之道必復於天也。聖人言性必及天道，言天道必及性。元亨利貞者，性也，天道也。在天道為四時、四氣，在性為四德、四事，聖人言《易》，皆合天人而一之，求性與天道於元亨利貞而可以得之矣。

元亨利貞者，陰陽五行之性情也。乾之一生水則為元，乾之二生火則為亨，乾之三成木則為利，乾之四成金則為貞，而乾為土以為四德之本，則乾之五也。五無數而為一之始，四之終，則其數在一、二、三、四之中也。五在一、二、三、四之中，則四德在乾之中也。

天道始於水以生，故上經多水卦。上經者，天之道也；地道始於火以成，故下經多火卦。下經者，地之道也。天以水為道，水為萬物之元；地以火為道，火為萬物之亨。元者利之始，利者元之終，亨者貞之始，貞者亨之終。

三天字也。三橫則為天，川直則為川，天與水一氣也。三者氣之上浮者也。一為氣，積而為一為三。至三而高明極矣。川者氣之下行者也，川為水之直，水行天之氣，其折多圓，天之所為也。乾為天，乾與天字同畫，天言其體，乾言其用也。又體用一也，故同畫。乾者天之所行，其道為健。一者健之象，而二而三，健而又健之象也。

三三，乾卦也，☰，天字也，同是六畫，直則為乾卦，曲則為天字也。天字之象三而虛其中，所以包地也，泰之所謂包荒者也。直為木以生萬物，曲為金以成萬物也。天以金為體，以木為用。其靜也專，金之體也，其動也直，木之用也。

乾，天之命也。三三，於穆不已之象也。而文王以德之純配之，然德何以能純，是必乾乾而惕，乃能窮元、亨、利、貞之理，而盡元、亨、利、貞之性，以至于乾之命也。至者純之效也，至于命則與天同其不已，故曰「純亦不已」。蓋天之所以為天者在乾，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在純。惟乾，故其發為元、亨、利、貞者不窮，惟純，故其發為仁、義、禮、智者無盡。文王繫《易》以乾而盡天之道，周公作《頌》以純而盡文王之德。善言天者，至文王而極矣；善言文王者，至周公而極矣。子思曰：「誠者天之道」，言乾也；「誠之者，人之道」，言文王也，得二聖之精者乎？

乾初為天統，萬物統乎天，天統乎元，元始生於子，種於黃泉，萬物萌動而未出，故有潛龍之象。二為地統，田者地之成形者也，龍而在田，陽氣已有文明之象矣。三為人統，人莫尊於君子。君子者，人之統也。天地之用莫如龍，人之用莫如君子，初與二言龍，龍者天地之正也。三言君子，君子者人之正也。龍潛於子，見於丑，不失其正，君子惕於寅，不失其正，是之謂三正。乾以三爻而

定天、地、人，三統，以為諸卦之體，復定天、地、人三正，以為諸卦之用。故觀於乾三爻，而天、地、人三統、三正可以見矣。

三百八十四爻，虛乾之初爻而勿用，亦猶著策之五十虛其一而不用也。乾之初爻為三百八十三爻之根本，以潛為體，以勿用為用，北辰之不見，而為衆星所宗，亦潛龍之象也。北辰處乎陰，潛龍亦處乎陰，處乎陰而不動，而羣動皆以之為歸，所謂體陰而用陽，天之道也。

天一生水，乾之初也；地二生火，乾之二也。水在淵故龍潛，火在田故龍見，天三生木，乾之三也，於時為寅，於天為日，於人為君子。寅也，日也，君子也，皆木也，龍亦木也。君子終日乾乾，木之德也，修其人之木德，以行天之木道，乾之學也。潛於水，見於火，乾乾於木，躍於金，飛於土。土，天也。龍以天為土，人以天為辰，天之蒼蒼皆辰也。淵者金之水已成者也，君子，一龍也。

龍隨日者也，日至子而升，龍應之而出，其卦為復。日至午而降，龍應之而入，其卦為姤。龍出則日在上，龍入則日在下，故潛字其日在下。日，木也而生於水，水之終即日之始，龍亦木也，與日同體，五月而日至于天之極，故龍飛而在天。十一月而日至于地之中，故龍潛而在淵。方其在淵也，其精勿用，故水不生其神勿用，故火不生。水不生則風還于澤，其卦為中孚。火不生則雷反于山，其卦為小過。故龍以潛而後足乎火，足乎火而後為雷。雷在天上為大壯，而龍之神不可勝用矣。龍以潛而後足乎水，足乎水而後為雲，雲上于天為需，而龍之精不可勝用矣。用以為變，勿用以為化，乾之道皆一龍之所變化，其潛也為乾之終，實為乾之始。其飛也為乾之始，實為乾之終。「勿

用」，乃所以為用而已矣。

古文潛作𡵓，坎之右有彡。彡，龍也。日在龍下，日動則龍動，故曰：「陽在下也」。陽日也。《易》尚用，勿用者，所以為用。晝之月勿用，所以為夜之用，夜之日勿用，所以為晝之用。日潛於夜，月潛於晝，一道也。又「潛龍勿用」，下也，下，篆作一，，在一之下，潛龍也。

龍潛於淵，聖人藏於密，密者聖人之淵也。《詩》曰：「秉心塞淵」。塞亦藏也。子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淵者心之深測也，天者心之大也，龍從深以至大，初與五之象也，所潛者深，故所飛者大。舜之濬哲文明，濬，淵也，文明，天也，精與一所以濬其哲，濬其哲而後文其明也。

龍之潛復乎乾之初之時也，然乾無時而非初，則龍無時而非潛。其見也、躍也、飛也，猶其退而「藏於」也。惕與有悔，其洗心也。乾之初，即乾之上。始如是，終亦如是。能潛則自能无首，能无首則自能潛。一始一終，皆不失其先天之體，故為龍。

坎中一陽，龍潛於淵之象也。離中一陰，龍戰于野之象也。潛則龍之氣實，故坎之中實；戰則龍之血虛，故離之中虛。氣實而龍之陽乃純，血虛而龍之陰乃盡。陰盡，斯龍可以見，陽純，斯龍可以飛。潛為飛之本，戰為見之基。見于田，其戰勝時也。

震為龍。乾之始生本震，故曰龍。龍陽象，乾初則陽在下，故曰潛。潛故勿用，勿用其陽也。方是時，雷在地中為震之未生，龍亦在地下，為乾之未生。龍與雷同體，龍之潛，雷之未復也。雷勿用，故龍亦未用也。其用也，出于東方。龍出于東，《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蟲鱗，其音角」，角，木也，位在東方，見龍在田，見之于東方也。春之盛德在木，木之盛德在龍，見而在田，木之為德，

角之為功也。角，觸也，龍觸地而角，角乃登天，其角謂之尺木，草木之出地亦有芒角，皆龍之象也。

乾之初在北，龍潛於水之象，二在南，龍見于田之象，三在東，君子乾乾之象，四在西，龍或躍在淵之象，五在中，龍飛在天之象，此五爻者，已有一《河圖》在其中矣。《河圖》數至五而止，乾之龍至飛而終。上者中之外，中之外无位，故亢，而曰「貴而无位」。

心為天根，仁義禮智，天之枝葉也。天根一為乾之初，龍之潛於淵，木之潛於土，其根深深，一之所為德也。一者，无欲也。龍无欲，故能剛健；木无欲，故能中正。

蔡墨言：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易》以龍象陽，而蔡墨實言之。實言之則龍為實象，蓋《易》之象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以為虛象則虛，實象則實，无不可以得三聖人之蘊也。

龍潛于淵，火藏于坎也，水者火之所生，火以水為本。天開于子，子亦火也；人生于寅，寅亦火也。少火生氣，柔也；壯火食氣，剛也。龍潛于淵為少火，飛于天為壯火，壯火故亢而有災。大壯而貴利貞，不以剛為用，使之不亢也。

篆田作田。□，坤之形也；十，坤之數也。十之中有五焉，十見而五不見，故龍潛于五，而見于十，十在方中為田，五在圓中為淵，故淵字篆作①。淵者天一之所藏，田者地二之所發，發而為火，而天下因以文明。又篆字十為十，五為×，五縱而十直，故坤之二曰「直方」。傳曰：「直其正

也」，方其義也，直在方中，乃田字之象，又相×為五，相×為六，五連而六斷。二交則為五，二不交則為六也。又田之色黃，而震為玄黃。乾之初，玄之始，二黃之始也。坤之上其血玄黃，龍血之玄黃也。坤反而為乾，乾之初之二，龍氣之玄黃也。龍潛于玄而見于黃。田，黃之中，淵，玄之中也。故黃字中有田也。

乾開而日出于乾之中以為離。龍而在田，有晉之象。故曰「天下文明」，言乎日之出也。日在乾為龍，龍在晉為日。

「利見大人」者，大人離象也。二，陰位，離之主也。龍為乾之大人，相見乎離。大人為離之龍，相見乎乾，故曰利也。田者離之所生，其位陰。龍出潛而猶在陰，其月為卯，陽氣尚微，尚宜勿用，以養其元也，然已天下文明矣。文明者龍在離之象也，先天之始，震以生離，震為龍，龍而在田，其光如日如火，故曰文明，又龍在田，而天下之水出以生萬物，其卦為師。龍在天，而天下之火出以成萬物，其卦為大有。水通則火生，水以始火。水為中，火為正，所謂龍德而正中，故曰「天下文明」。又二，地道也；五，天道也。龍在於地則得中，得陰之中也。龍飛於天則得正，得陽之正也。龍能陰能陽，故有大人之德也，龍在田，而使天下之田皆陽氣奮生，萬物發育，所謂德博而化也。又「龍在田」者，傳所謂「陽瘳憤盈」、「土氣震發」之時也。曰「土乃脈發」，曰「土膏其動」，皆龍之為功也。雲之行，雨之施，龍之動所致也。龍動於地而地闢，地闢而天以開，地闢而雲行焉，天開而雨施焉。品物之流形，流龍之形也；百果草木之甲拆，拆龍之甲也。又天者陽田也，陽田无土，以神為土，陰田亦无土，以精為土。龍見則以神行神，以盡萬物之性；潛則以精止精，以立萬物之命，

此龍之所以為德也。又天者陽田也，水、火、木、金以之而生。地者陰田也，水火木金以之而成。「見龍在田」者，龍出於陰田而見於陽田也。

《易》言中，始於乾之二。乾之二，天之中也。人得天之中，則為大人；物得天之中，則為龍，得之則可以見，而文明天下矣。龍之文明，大人之文明也。大人之文明，龍之文明也。

二變則為同人。見龍利見者，同人之象也。文明者離也，龍見而火出，天與火同，見龍即見天也，斯爻惟孔子足以當之，孔子者在田之龍也。七十二子利見其師之為大人，而相與為友，為乾之同人，龜蒙鳧嶧之墟，則乾之田也。洙泗之濱，則同人之野也。孔子達而為大君，則使其臣相遇於乾之天，窮而為大師，而使弟子相遇於同人之野，道雖不行於一時，而行於萬世，「先號咷而後笑」之象也。

天一、地二、人三，人莫尊于帝，而《河圖》數天三生木，是則乾為水，坤為火，而帝為木、水火交而木生，天地交而帝出，帝為木故出於東，出於東為乾三之君子。君子在乾三，而乾乾以惕，故在震而恐懼修省，則謂帝出於乾之三，而龍飛於乾之五可也。

乾乾者，一乾已終，一乾復始也。一乾者，一日之乾，又一日之乾也。日之乾終，夕之乾復始，天道循環，无一息之間。乾如是，君子亦如是，故曰「自強不息」。大象之言，皆為三爻而發也。「天行健」者，終日乾乾是也。「自強不息」者，夕惕是也。「潛而勿用」，乾乾之始也。「見羣龍无首」，乾乾之終也。君子者何？九三、乾交於乾為乾終，又為乾始。上不在天，龍尊而不尊，下不在田，龍卑而不卑。不尊則非天，不卑則非地，而為人之君子，故曰「君子離為日」。三者日之終，

故曰「終日乾乾」。乾以有終，終其在下之道也；乾以有始，始其居上之道也。夕惕者，夕以繼其日，惕以繼其乾乾也，所謂因其時也。三陽與二陰有坎象，坎加憂故惕，又三變則為離，離中虛故惕，惕字從心從日月，坎月而離日，蓋日月之心也。坎心病故若厲也，以重剛而不中，故必乾乾惕若厲，以无失其中也。

天行以日，故古文_𠄎字從日，日在上_丁之中也。上_丁之中，乃_レ之半也。_レ，天之半也，初為_丁，五六為上，三乃上_丁之中，_レ之半也。日從初而始，至二而中，至三而終，故曰「終日」，夕者，日之終也。乾乾者，君子之行如日，乾以始之，乾以終之也，惕亦乾乾也，若厲者，乾乾而惕之至也。

三之君子即二五之大人，大人而在田則為君子，君子至于乾之三，則重剛不中，非乾乾不能无咎；君子在天則為大人，大人至于乾之上則為亢龍，非有悔不能无咎。三與上皆處乾之極，極則宜反。乾乾有悔，所以反復于道也。乾乾者有悔之始，有悔者乾乾之終。終始皆因乎時。終，日也，夕也，皆時也。

古文日作_日，夕作_夕，_日者日之半體也，_日之半體有右无左，日入于西也。東之日未出，故左无體也。夕之惕，乾乾於一日有半也。不終夕者，寐而安息也。日息於夕，君子息於寐，夕，亦日之寐也。君子與朝日偕寤，與夕日偕寐，乾乾於寤，惕於寐，寐而猶惕，故其精誠无間，而神爽不驚，古之「至人无夢」，以此也，又夕篆作_夕，月半見也。乾乾於一日之全，而惕於一月之半，蓋夜分乃息也。《書》曰「寅賓出日」，寅篆作_寅，寅亦惕也，寅之於夕之始為惕，惕之於夕之終為_寅。

《說文》云：「易曰，夕惕若夤」，惕之於夕，與寅之於朝，一也。夤字篆作𠄎，《說文》謂持事雖夕不休，早敬也。朝乾乾猶易，夕惕為難。故古人以夕為重，雖夤與猶之乎夜寐，不弛其戰兢兢也。能如是，是《詩》之所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矣。

日者，燭龍也，日為龍，以木之精所成也。光明為燭，以火之神所生也。乾三不言龍而言日，日亦龍也。凡陽物皆可言龍日。太陽，火之龍也。龍潛於水而見於火，五之飛為火在天上之象，龍大

有之時。

古文朝字作𠄎，日出地上未至于天為朝。夕字作𠄎，𠄎者⊖之半也。乾字從𠄎，日在天地之中，下離地而上未至天也。朝得日之全，夕得日之半也。𠄎者日在（上下之中也，晝也。⊖者日之始，在（之上者也。君子法日，自⊖之全至⊖之半，无不乾乾，所以者天行以日，君子法日所以法天，⊖全而乾乾，⊖半而惕惕，其日之昃也。⊖之昃，日之厲也。

古文日出上一為旦，旦，古神字也。莊子有「旦宅而无情死」，是也。日人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日為陽神，月為陰鬼，乾乾而惕，凜乎上帝之臨，肅乎鬼神之在左右也。日月者鬼神之大，乾乾於旦，所以事天；惕於昏，所以事地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篆𠄎從絲，一絲之微之危為幾，惟乾乾而惕，乃能知幾，能知幾乃能見幾，而不俟終日。又知幾者，慎於動之微，動則有所之，之而即反即復，故曰「反復其道」，然非乾乾不能反復，而出而无疾，入而无疾，朋來而无咎。无疾无咎者，道之心，天地之心也。

日始生于子，當乾之初，出于寅，當乾之三。君子乾乾，憂日之不中也，夕而惕，憂日之昃也。